

開放文學－英雄傳奇－于少保萃忠傳 第二十九回 良醫診出病源 御手親燒竹瀝

二御醫至，興安又對公曰：「吾亦同公子出外相迎。公且安息片時，少間好視公脈。」公聞言致謝，乃進房少歇。興公與二御醫吃茶之際，二醫見公家如此儉約，各相謂曰：「一富庶之家尚多侍女僕從，猶且奢靡。況官居極品，身為宰輔，乃能如此，真社稷之臣也！」歎羨良久。于公子遂請二御醫同興公直至公房，診視公疾。御醫見公曰：「某等久蒙台覆庇，未嘗得望見清光。今荷朝命，得謁台前，足慰生平。公乃國家柱石，想謀謨殫神，致成此恙耳。」于公曰：「久聞二位國手高名，奈國事繁多，未遑請教。感蒙皇上聖恩，念及庸朽，勞二位垂視。有先生則活，否則棄捐溝壑矣。」二醫答曰：「台何出此言？某等視公神色五彩不昏，聽公尊音朗朗不萎，望聞二事，已知其無傷矣。」公曰：「不佞自揣病人膏肓。」二醫曰：「公請寬心，容某細加診切。」乃交相診視，細按病源。二醫曰：「公之恙，乃勞神過度，七情所干，痰鬱於中，火炎於上。肺受火邪而不能降，故加喘急。頻嗽痰壅，脅痛而不能眠。」公聞二醫講出病源，果神妙透徹。即洩二公撮藥。二醫曰：「諸藥俱備，惟少竹瀝。此疾非竹瀝不能利其熱結之痰。京師地寒，筍竹俱少。」興安聞御醫之言，乃曰：「若要取竹燒瀝，除是萬歲山有竹。必須奏過皇爺，方可採取。」于公遂令人辦飯，待興公與二御醫。于公命冕侍陪。酒飯畢，董、孫二醫與興公辭別于公而出。二御醫具奏于公得病之源與用藥之方，洩興安帶進宮中復命。

興安進宮見帝，奏曰：「臣婢于謙家，親傳萬歲爺玉音，慰問謙疾。于謙即扶病謝恩。家中並無妾媵，只有一子、一僕，供奉湯藥。所食之物，亦甚菲薄。臣婢看見，正歎嗟間，適值御醫董宿、孫瑛承命診視謙疾，曰：『疾結於脅下，非白芥子不能達。疾逆於胸中，非竹瀝不能利。』言諸藥皆有，惟少竹瀝。今京城地寒，奈無嫩竹燒瀝。」興安奏畢，即呈上二醫所具病源、藥方、奏章。景帝覽畢，遂問興安曰：「何處有竹？」安忙奏曰：「惟萬歲山有竹。」景帝即命駕，親到天壽山來伐竹燒瀝。復撤御前飲饌，即命興安、舒良齎賜與于謙。公感恩涕泣，對舒良曰：「蒙聖恩寵異之隆，萬死難報！」良曰：「萬歲爺灼知公為國勞神，遂成疾，御醫亦具病源由此，遂親往伐竹燒瀝，令某等持來。」公感恩無地，屢曰：「雖萬死難報聖恩耳！」

興安、舒良二人即辭于公，回朝來復命。早遇數人在朝門外誹謗于公曰：「今日朝廷特賜于尚書珍饈、御饌、竹瀝，好似唐太宗剪鬚賜茂公徐世勳之故事也。只恐日後辜恩。」興安聞言，厲聲叱曰：「是何言哉！徐世勳乃反覆小人，於節庵忠貞廉士。二主皆為國家而特加異典欽賜，若論人品，徐世勳安能比于尚書乎！」眾人聞此，誹謗猶不止，安曰：「汝眾人只說不要錢財，不貪官爵，不問家計，不顧私怨，日夜與國家公憂出力謀畫者，此人何處得來？若果有之，汝眾人何不保舉一人來，與國家出些力，替換于尚書，也是你們為臣子之事。且吾與于尚書不□分契厚，亦不過為國家惜此人耳。汝眾人不要把私心起謗，公論自然難掩。」眾人聞興公之言，皆赧然無以為答而散。

且談于公服竹瀝之藥，果然痊愈，即日入朝謝恩。見上叩首奏曰：「臣有何能，感蒙陛下聖恩，垂念腐朽，遣使慰諭，遣醫療治臣疾。復蒙陛下躬親伐竹燒瀝，齎來和藥。又蒙聖恩撤賜御前珍饈，天恩浩大。區區犬馬，萬死難報。」景帝諭曰：「朕為國家，故惜卿爾。」復以嘉言慰諭。于公乃叩謝而出。自此以後，于公所食之物，皆是御院尚食監齎來。雖醬醋小菜果品，一應雜色之物，皆是御監中出來供給。真古今罕有之事，亦帝之異典，公之隆遇也。

于公一日在部理事，早有人報道：「近日總兵石亨招養亡命無賴之徒董先為幕賓，屢卜休咎。寵廬旺等冒功，克減糧餉。又石彪乃今之驍將，一門同握軍軍。特來稟爺，恐非安國家之計。」于公聞言，深為有理，乃令范廣、陳達訪之。廣等防得果有其事。于公深慮石亨貪婪，部下又多奸險之徒。雖一時不敢妄為，奈左右之人乎。乃思久之，遂奏遣石彪為大同游擊。亦是公兩全之意。亨反切齒恨之，心中忿怒曰：「吾因向有一面之交，待他極厚。他反屢屢抑我兵權，劾吾將校。今又離間我叔姪。吾必欲思計以陷之。方雪吾胸中之忿！」

時景帝得疾，于公正朝服趨朝，欲面奏數事。忽有中貴出，宣言曰：「聖體不安，不能臨朝。今日眾官暫退，有事在後日奏。」于公聞之，心中甚憂，群臣亦皆不樂。公與眾臣俱叩拜於午門外，問安畢，各散。明日于公又整朝服於午門外問安。

至後日，是景泰八年正月元旦。于公與眾臣俱候景泰坐朝受朝賀，又病不能設朝。適御醫董宿出，眾問之。宿曰：「今日御體略安。據吾診脈，聖體難痊。」于公聞言，心下惶惶。眾人俱散。忽至後日傳旨出，皇帝病痊，欲出行郊禮。公與眾聞之大喜，各各候駕出。少刻，內臣又傳出曰：「萬歲爺因見疾稍愈，強欲行郊禮，不期反勞，適間嘔血甚多，不能成禮。」眾聞言懼驚愕。于公心中憂感尤甚。景泰因這番復病，遂居外殿，惟太醫董宿與宦官三□餘人伏侍。日則進藥，夜則衛榻。至初七日，于公憂極，懇請見帝問安。景泰遂召公於榻前，公俯伏問安。上曰：「朕自登極以來，謹守祖宗之法。前者該郊祀日期，朕因蒙天地祖宗默佑，身體少安，欲親行祀典，不覺反勞嘔血矣。」于公俯奏曰：「陛下聖壽無疆，還宜保重。且陛下敬天法祖心誠，天必祐之，勿煩聖慮也。」景帝即令董宿診脈。宿曰：「聖體安矣。」上曰：「若如此，後日朕當受朝。」公叩辭出，心中甚憂。且皇儲未定，萬一不虞，事情重大。後日候帝坐朝，率群僚上疏，請復沂王為太子。

至初□日，于公專候坐朝，又不聞鐘鼓之聲。于公憂懼殊甚。眾官知景泰病重，亦憂皇儲未定。于公與眾皆欲請沂王復為東宮，惟內閣王文之意不然。眾官曰：「今日吾等會議，定期後日早封進。」忽有旨出：有大事在□二日早會議來說。眾官聞言，即欲散回。惟吏部侍郎李賢對學士蕭鎡曰：「今日且未可散，乘眾在此議定，必以復太上皇太子，是正理也。」只見王文對眾官曰：「今日只請立東宮，安知朝廷之意在誰？」眾官見王文之言，始知王文有異謀。眾官遂散。

至□二日早，王文、于謙、陳循、商輅、蕭鎡等並眾官，會集於左掖門下，同寫草稿奏疏。起句云：「乞早建元良，以安人心事。」當有蕭維貞舉筆對眾曰：「吾更一字何如？」眾曰：「更一何字？」維貞曰：「更建字為擇字何如？」眾皆從之。惟李賢曰：「擇之一字，似非復立之意。」于公即曰：「若上後日坐朝，即當奏上。如不坐朝，當奏請沂王監國。其意有在矣，看上意何如？」果乃復散。

至□四日五更時分，于公在朝房歇，專聽鐘之聲，其時又不聞鐘聲響，心中憂甚。公乃走出朝房，會集大臣，議請沂王監國，眾官甚喜。時宗伯姚夔見王文未到，即邀公與數大臣到其家。眾遂寫稿畢。眾曰：「此事是吾等所為之事，內中若有一人先泄其議者，係貪功喜事之人。」期在□六早進其稿，遂留於姚夔家。

眾與公遂辭姚公將出。忽有邊報，報公曰：「小人們探知，邊敵由李家莊將侵京都。」于公聞報，遂辭眾先回部調度，急發牌令人戒飭，各邊將謹守關隘，無得懈惰。于公心憂上疾愈甚，邊報又至。乃復差孫繼宗、衛穎、陳達等，領人馬往李家莊、馬駒橋、易州等處添兵固守，差范廣備禦京城。仍差人發牌，著石亨、張、張等眾用心提督，固守京城九門。

石亨見牌心喜，曰：「于尚書中吾計也。」誰知石亨見皇儲未定，意欲復立上皇，貪功報怨，滅深謀險至矣。後上皇復位之日，何嘗有北敵犯邊之事。當日亨見牌到，即命童先卜景泰病體。先曰：「不起矣。」亨曰：「汝可再卜一卦，成得大功否？」先曰：「前已對主公預言，不過數月，應有一門封爵，某亦叨庇。正此時也。且皇帝在南宮，何必他求。」亨聞此言大悅，乃即遣杜清星飛來問萬祺。未知若何。